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十五

臣　鄱陽計大受論

東晉

元帝

古先帝王之興皆有大功德於天下之後其源深而流長者亦源正而流清至經顛覆之餘而上承祖宗之業下繫遺臣遺民之望尤必辨其冑之所自以明其統之所歸故雖劉淵之爲漢李存勗李昪之爲唐綱目皆以冒襲擯之而不予紹漢唐之正統也況出於淫亂汚穢而非其種者無論當日之天命不假人心不屬而亦宗祀不歆何取於

繼絕之義而不顧國祚之已暗移哉晉書稱瑯邪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北魏書作牛金尤非）而生元帝以爲元石圖牛繼馬後之符按孫盛魏氏春秋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元川溢湧琦石負圖有石馬七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是其圖位本非牛繼馬後至以石馬七胡氏管見因有自司馬啟封至懿適及七代之說然張掖太守焦勝所校乃五馬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記乃十三馬其作七馬者豈遂足據而亦皆不云牛繼況犧牛卽有徵麟鳳虎則何應乎意者馬居中而此皆象拱衛輔翼又字成大討曹以警魏

晉代興符固不存於以牛繼馬也史臣蓋因宣帝忌鳩其將牛金附會而爲是誣耳唐元行沖謂北魏昭成名犍繼晉受命此當石符似明以言元帝之非然亦未考圖位而遷就之者夫元帝之爲晉室裔即太安之際童謠亦明矣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此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司馬氏獲濟而帝獨登大位之兆胡氏乃以爲冒姓之讖異哉且又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銅應夏侯太妃小字銅環馬應元帝中興江左其更何說如帝果以牛冒姓當時臣民必知之者何反舍南陽王保而稱宣帝之允以勸進者羣臣及四方人無閒言雖王敦憚帝賢明欲更

議所立亦蔑聞舉以爲名乎如帝果以冒姓襲位則晉之宗社已名存而實亡晉之臣子雖不忍國旣卒斬亦何甘僞姓之奉而虛號之建乎且夫天心眷顧垂祚百年以答武帝之越長江取殘賊救水火之功惟帝天潢衍派源正流清是以使之續主晉祀而彌獲靈長之慶如此也其誣又不待核圖讖而自白矣綱目於其卽王位卽大書元皇帝大書卽皇帝位固已同漢之光武昭烈堂堂帝室之冑者乎以上紹正統後世論者仍執晉書及胡氏之說或至爲馬晉牛晉之名 臣故取而詳辨之以申文公秉筆之意焉

段疾陸眷

綱目卒遼西公段疾陸眷劉氏書法以爲予義者非也永嘉初疾陸眷受王浚命討石勒浚雖非誠心晉而勤冋會劉曜陷洛陽執天子凡夫析珪擔爵於典午之朝皆當藉此以稍雪雠恥乃以勒質其從弟末波不納弟文鴦之諫以鎧馬金銀贖末波而與石季龍盟約引騎而還致縱成擒之寇又建武初其弟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幷檄疾陸眷末波及叔父涉復辰等俱集襄國乃聽末波以父兄而從子弟之間引軍而還致琨匹磾以勢弱弗卒所事然則彼屢敗乃勤王討賊之舉者許之以義豈不謬

哉紫陽凡例衆人因事而見曰某官姓名卒無官則爵爵官已見者亦不復書按分注疾陸眷子幼涉復辰自立末波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則卒疾陸眷者以著段氏之亂此所謂衆人因事而見又以爵不見前而書遼西公也何劉氏之弗致詳乎

溫嶠

溫嶠奉劉琨表詣建康勸進母崔固止之絕裾而去張宣公繩以徐庶之事謂嶠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若既以委質為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不得辭不過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而其天性所傷已甚夫嶠之

以身許琨也豈自今日哉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則嶠已久委質於琨而爲晉陪貳臣矣故卽死綏之義莫之敢逃夫何出使江左可自執不違將母之情而辭其命乎且屬二都傾覆社稷之祀何危難如之繼絕存亡憤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日將命惡得不任嶠則忍於去母以成大不忍於國卒使其母無愧王孫賈母豈猶是州閭稱孝之可同哉況琨妻爲嶠之從母琨深禮嶠嶠必可無失養之慮非如徐母之見質曹操而亂其方寸者其母亦但倚門倚閭之私情而嶠斷以大義不之顧耳然嶠非遂欲留仕

江左旣至卽屢求返命不許乃不得以終養其心固未嘗須臾忘其母而孳孳功名富貴之爲也若張氏之論爲世熱中仕途背親滅性嚴其防可焉

祖逖

人臣義無私交雖有私恩不廢公義羊陸交歡邊境庶斯抽矢去金君子猶非之況祖逖於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之巨猾石勒乎方逖之據譙也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幽州修逖母墓置守塚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耳逖乃開之甚悅遣使修結和好又逖牙門童建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逖逖遣使報謝自是兗

豫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嗟乎梟獍君父之讎未忍需之日月而乃與之結和好乎尺地一民莫非晉有其叛勒而歸義者可不納而聽二州兩屬乎背義誤國實甚君子於以知其擊楫誓江之志荒矣如何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而兗豫之賊未靖必爲所襲則勢有不能其圖進取不輟但虛聲耳雖妖星未遽告釁而大功不遂固不由於敦隗之内難也

范長生 成

綱目卒成之臣楊褒及范長生褒諫李雄以官買金酒醉杖令無事小出賢可錄也若長生以晉青城處士而成成

之僭者耳方李特李蕩並死李流之衆饑困從徐轝之說資給流軍糧使流軍復振雄深自挹損不從諸將請稱尊號乃自西山詣成都勸進雄始僭即帝位爲五胡倡雖嘗固辭雄之迎立爲君殆亦知雄英武有非己所得而駕馭者卒使執版延坐拜爲丞相尊曰范賢加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蓋亦工於擇富貴也其餘別無可紀況蜀人奉之若神者則以左道惑百姓耳惡得賢而錄之同楊褒乎

王導

王導非社稷之臣豈惟成帝即位羣臣進璽辭疾不至爲卞壼之所論哉王敦之反也元帝詔以大義滅親以爲安

東藉節假之而乃心思外濟滋敦凶悖太寧初且甘受敦加拜爲司徒幸而適及敦之病篤而死始爲明目張膽之言如使豺聲未寂癡鼎竟移則導亦拱手事賊爲晉初之宗室安乎已矣廸蘇峻逼遷幼主於石頭劉超鍾雅竭力擁衛繼之以死導乃委棄乘輿攜其二子鼠竄白石苟免身家之弗遑尚念及六尺之託事有不測義無容生否耶史臣稱以乃誠貫日貞志淩霜然則董狐執簡而至夫復何懼如雅之所云哉

陶侃

臣觀陶侃其在大易之復乎侃嘗與祖約以不與明帝顧

命並流怨言約則迷復而侃則獨復蘇峻之犯闕也溫嶠固請赴難星言兼邁子喪不臨所謂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義軍屢戰失利侃怒欲還聞嶠及毛瑫之說卽留不去以集大勳所謂頻復之厲義無咎也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每思折翼之祥以消窺窬之志且懷止足之分不與朝廷之權臣節純全季年彌顯所謂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侃克復如此卒同不遠之復臻於元吉於戲賢哉先儒多於晉書之弗爲侃諱者疑以史臣加誣而論辨之亦不必矣

石勒後趙王

石勒之答徐光邈高皇亞軒轅之訣謂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而自負與光武並驅噫嘻彼乃以封豕長蛇足抗衡乎白水飛龍參墟翔鳳也哉光武除莽苛政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固與高帝同一拯溺救焚之師此爲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而不道以捕羣雄靡餘也勒雖有奇謨英斷惟以驕暴窮凶以覵光武之世銅馬赤眉等耳惟不遇光武故得跨燕趙吞韓魏竊徽號如或遇之而曰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豈不謬哉

郭璞　卜翊

郭璞精易卜筮之學見卜翊嘆爲弗如而知其不免兵厄

翊自謂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亦知璞不令終告以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卒之璞嬰王敦之禍翊受漢帥之誅夫蓍龜者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璞翊惟以占驗自神不復恐懼修省亹亹於趨吉避凶之道學易而不得易之用此但能以術數顯而君子之所不齒矣至若璞祼厠上被髮銜刀則又於不能免者詭以求免恃禳災轉禍之小智悖顯道神德之大經危言犯怒竟斃山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殷浩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

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而臣謂一清談之蔽以臭腐視官不就則已就可無妨於尸乎以糞土視錢不取則已取可無妨於穢乎浩初匿情養望屏居十餘年辟除皆不就既而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感國喪師至被黜放而又一旦震動於桓溫腐鼠之嚇致竟達空函之謬豈非無能以發馨香之治。而同逐臭之夫。而不知作哉。史稱以喪神委命無流放之戚言過其實且何以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也若夫夢者神所交量而後入不思官義然後取不思財思而夢夢而爲棺爲糞其感變之所起官而尸財

而殲者乎孰是說也則亦足作世警醒而戒苟冒

沈勁

勁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其部曲將吳儒以貪封侯之賞誘殺之爲人子而遭變孰大於是痛父之死不可不報恥父之惡不可不雪勁竟殺其讎人而助陳祐守洛陽致命遂志斯亦盡處變之道矣然不忍變生於惡稔釁積所謂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者不知勁嘗無憾否也

桓溫

尹起莘謂桓溫有經濟之才惟晉無英主以駕馭之故溫

有跋扈之志臣　且謂桓溫無剛忍之性惟晉無直臣以抗抑之故溫有昌披之行觀其移軍武昌也高崧爲會稽王昱草書諭之溫卽惶恐謝罪回軍還鎭其廢帝奕也集百官於朝堂莫不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其欲陳廢立本意於簡文也帝泣下數十行溫竟兢懼不能一言其請誅武陵王晞也帝不允手詔以不奉行則請避言路溫遂覽之汗流視漢之莽卓操丕魏之司馬懿父子不猶非其剛戾忍詢比而大義可動者乎如使忠直同朝時聞糾正自可消其逆萌若虛名之殷浩雅度之謝安彼固不之憚而入幕之賓爲之謀主以成其震主之威陵上之迹乃遂安

於不能流芳後世而遺臭萬載也夫天生其奇骨英聲而具有雄略足託以宏濟艱難恢復中原之勳者卒之企景文而太息可處仲而思齊由神器之是窺終王靈之弗暢雖溫自棄於下流而晉之君臣亦不得不交任其責矣吁

苻堅 秦王

秦之見滅於遺燕也智者慮於未然天戒示以災起初慕容垂避難來奔王猛逆料其難制勸堅早除之堅曰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猛復設計紿垂子全奔燕以陷垂堅仍待之如舊及燕之亡也赦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皆徙於長安而列官滿朝執權履勢

太史令張孟以彗星出尾箕而掃東井爲燕滅秦之象勸堅誅暐及其子弟苻融亦上疏言之堅皆不聽告以天道須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夫如是不亦君人之大度而言之皆幾於道哉乃卒不能格天感人者蓋無徵畏修省之實履信思順之誠徒致飾其辭而心固爲諸慕容氏所蠱惑耳慕容沖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而垂夫人亦幸於堅堅嘗與同輦遊於後庭此所由庇其族類之情牢不可破而天變人言無如白日之多蔽何矣不然當年之天不悔禍而人思乘釁豈理也哉豈理也哉

謝安

陳氏埴謂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噫安之成功豈幸也哉當強敵寇境梁益不守樊鄧陷沒之時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而知人善用鎭禦北方則違衆舉親肥水之戰又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此皆其實用之見稱史册者夫惟務之有素故能出以從容暇豫不動聲色而却苻秦安晉室也若殷浩之遇事周章誠由無素定之略欲幸而爲謝安之事業奚可得哉臣恐陳氏之說出如生人僥幸之心使國家不收亨屯濟險之効而且救敗之不遑則貽誤大矣

王猛 秦

說者以王猛臨終告秦王以晉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身雖仕秦志在尊晉而安之其無愧管夷吾不但以治功如魏崔浩之論也 臣曰不然其告以勿圖晉固知身沒之後克晉以成混一必非秦所能任而顧忌晉爲正統則人窮反本發見此艮見耳如素明順逆之分何枋軍國之日寇荆州寇梁益其取洛陽而辭司徒尚書之命且以燕與未平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爲言乎蓋滅燕及晉者乃其兼併立勳之志猛如不死晉未必不爲所蠶食據臨終一言謂能爲夷吾佐齊以安周室之事無識甚矣

謝元

淮肥之捷尹起莘丁奉王文成類以爲天幸非人力蓋因晉書載記有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語而爲是論也臣按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而望晉兵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爲旗幟狀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此由謝元遣劉牢之直渡洛澗斬梁成等十將秦士卒死者萬五千堅聞之已褫其魄故於元軍水陸繼進之時爲是驚疑及大敗奔又何怪風聲鶴唳之皆得而怖乎若所記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

草木狀人若有力者則事可鄙笑而近誣何後人據爲顯赫之應反於部陣齊整將士精銳處不注意耶是役也謝安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元復臨事而懼能嚴整其部陣以制恃衆而驕數戰而憚之秦師雖曰天意佑順固非僥幸於一勝矣不然盧陵當年豈逆料草木之見怪風鶴之助成哉而圍棋賭墅暇豫優游亦決之小兒輩之必能破賊也

慕容泓 沖 西燕主 姚萇 後秦主

綱目凡例起兵以義者曰起兵於慕容泓及沖以起兵書明其燕之餘孽雖嘗爲秦臣由秦王堅滅其國遷其君逼

徙於長安而封授之則伺釁而動有復讎之義故大書繫以燕而絕之於秦卽其叔父垂去國仕堅於未滅之先者不得附此例而以叛書也若姚萇兄襄爲堅所殺而萇降於堅忘兄事仇君臣定分幾三十年矣以爲苻叡司馬擊泓叡敗死以堅怒而叛乃亦書起兵也何哉凡已降而復反者皆書叛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此爲諒其本無叛意顧懼罪而從尹緯等所推攻城略地於義何居況欲傳國璽爲禪代事尋至弑君鞭尸而荐棘焉猶得曲原之乎夫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茲若有寻於萇之叛而重責其君以不宜怒然者大謬文公秉筆之意惜當日未經更

定之也

羅企生

桓元仕不得志說殷仲堪以除君側之惡爲名而作亂仲堪從之與王恭及元數興晉陽之甲恭誅且推元主盟以拒王命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自謂見遇以國士使企生而誠國士欲報知遇之恩必嘗深明順逆之理禍福之幾擅兵以脅制朝廷其事大悖其禍滅門痛哭前陳繼之以死可也乃當日不聞諍言則亦從亂之人矣及仲堪爲元所攻從奔鄴城其弟遵生力制不使去誓與同死見害於元雖曰忠於仲堪而不知諫譬以大義遏其亂萌消其禍釁

於仲堪何有哉所謂婢妾賤人感概自殺同譏者也如國士而思侔古烈豈不審其死所何至黨叛逆之臣而身以殉之晉史附企生於忠義非稱有識之筆

殷仲文

仲文以晉臣而助桓元篡位元敗乃奉二后投義軍義熙元年大赦詔元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而仲文不加戮用爲尚書遷爲東陽太守三年劉裕來朝夷其族綱目書殺書官分注何無忌怒仲文言於裕曰桓允仲文乃心腹之疾會裕府將駱冰作亂裕因言與仲文桓允有謀則是以譖見殺非其罪矣故以無罪之辭書劉友益謂貴從義者

非也夫仲文豈從義之人哉聞元得志則附以邀寵隨元西走則叛以脫罪所謂小人之魁傑也晉書桓允傳及宋書帝紀皆稱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之子冰潛謀立允爲元嗣發覺伏誅按仲文顧大司馬府中老槐輿無復生意之嗟看富陽山川形勢有當出伯符之嘆其謀反情事甚明無忌雖有言謂裕從而誣之綱目似非實錄

拓跋珪 北魏王

昔晉羊舌氏母叔虎未生懼兆龍蛇之孽伯石始產識爲豺狼之聲皆預决之其母謂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誠千古之至言炯鑒奈何

戀彼元妻而種以凶德且如拓跋珪者哉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而麗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不善且已有夫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終至秋逆焉嗟乎深山大澤何所不有龍蛇豺狼復爲梟鏡美惡之倚伏不可玩也善惡之昭報尤可畏也夫亦愈知君子所以重窒欲

王鎭惡

長安之復輸寇手以沈田子爲亂而殺鎭惡之所致也方劉裕東遷留子義眞鎭長安以鎭惡爲其司馬知田子素與鎭惡不協私謂之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衞瓘等也語云猛獸不如羣狐說者皆歸咎於裕謂既任之而復

生倩忌闕之使亂信已顯臣按鎮惡祖猛關中人素重之是役之功又鎮惡爲最時論者旣深憚之矣鎮惡於此惟功利一毫不有庶可以杜疑間入秦之日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裕雖以其功大不問意必曰充其垂涎之狀將何所不至思籍其祖之遺澤以據有關中事未可測其不與俱東者欲暫假以繫屬民心而特有羣狐制彼猛獸然則鎮惡之死鎮惡之自死之也雖謂青泥之敗人頭爲臺蒱連之觴天賜有驗亦鎮惡之貪之遺戚也可

史林測義卷十六

臣鄱陽計大受論

南北朝

宋武帝

丁氏奉以武帝為漢室之胄司馬氏輔魏篡漢滅蜀則晉實漢讎其滅晉也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讎雖為晉臣未可概以羿浞莽操篡弑之律拔帝即不以北魏書或云項氏改姓為疑而宋書帝系亦楚元王二十一世孫漢之遙遙旁裔耳豈光武昭烈比而可例復九世之讎乎其滅晉乎帝當日之失在借復晉為名夫以一世之雄奮起寒微如

乘桓元盜國之際憑破強寇孫恩之威亦足鎮服羣豪加誅篡竊而後黃屋左纛南面君臨則得國之正亞於漢高乃輾轉於奉晉二帝受其加命進爵而綴之東堂籍以法堯禪舜而貺之秣陵何其心勞而日拙哉卽強附於紹漢復仇之義以少貸其篡位弑君之辜不可得也惟帝素無學術不知出於堂堂正正而圖取高昔人之功威朝廷收時望以成篡事故既克關中不久南歸夏王勃勃魏崔浩俱早察見其心也史臣稱舉咸陽而棄之非其失算卽當日之歸據根本亟希華命爲言可耳奈何以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羌戎雜合久絕聲教謂宜待

以荒服羈縻而已乎夫自古帝王之都首善之地懷愍失馭劉石苻姚壘據而江左君臣自安削弱無志中原遂使神京板蕩百年邱墟桓溫進軍灞上耆老觀而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帝之是役三秦父老亦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則克復舊都而弔遺黎王業所以不偏安顧襲不宜遠事四夷之意而爲待以羈縻荒服之說豈通論哉

崔浩　北魏

崔浩不信釋典亦不好老莊書以孔子嘗學禮於老聃知聃固未嘗遺棄禮法而斥其書之爲矯誣也乃獨師受嵩

山道士寇謙之圖籙眞經其經卽矯誣而爲老氏之書者亦所不屑而謂果出老氏之所傳授乎抑何不正以孔子之學也信道不篤其浩之謂與然觀浩之本心因左右毀之魏主而罷歸第乃求有可以逢帝意者而自古之聦英主每在神仙一道故修服食而卽謙之所稱使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爲之上書神其事如帝果欣然崇奉顯揚新法則我之權勢且因以一新矣噫又何鄙也魏書稱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夫所貴乎稽古者固該洽夫帝王政治變弊之迹以有達於補救之用而亦前人言動出處得喪之

尚雖尚深考以盡其理法戒而得所師良以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謝病避穀託於神仙而浩反假是以圖復用能伸而不能屈能往而不能返履盛滿而不止卒致夷族之禍而不知良庶幾古聖人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之道則所謂過之者乃其所不及也

徐羡之　傅亮　謝晦宋

宋少帝以失諭教之早媟狎羣小遊戲無度不克負荷雖徐羡之傅亮謝晦等以承顧託而竭股肱亦知固有伊濟因共廢爲營陽不可謂非憂在社稷之危擇立宜都不可謂無援登賢明之效庶幾博陸比烈而不同董卓司馬師

桓溫之挾權專國廢置立威者矣何乃遷於吳而弒之相尋鄙塢之賊此王華所謂慮其將來受禍也故以廬陵王義眞有怨亦加殺害而且綢繆三窟羨之與亮居中晦居外據上游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由斯以觀一旦寵替戮彰又將何所不至況既負弒其廢主之大逆乎綱目顧於文帝加誅以討殺書尹氏發明因分涯有下詔暴殺二王之罪語謂不正其大逆之謀是謂君臣同辭故書殺以議失賊不知詔原首揭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因致罪其逆臣元凶亦未以營陽爲稱使同廬陵分涯固約言之失旨耳然則昔殺何披孔甯子王華逆有富貴之願思奪徐傅

所處日夜構之於帝帝信之乃誅羨之亮勢不得不及於謝晦初非帝必欲正是數人廢弒之罪此綱目書討以予其名不書誅以奪其實也汪氏考異以殺當作誅亦未得筆削之意 臣 觀三子惟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夫弒主之名愚夫所忌謀逆之身竄伏不免雖悔懼有餘情與事左卽嘗演愼著論感物爲賦固其每生念迫防患思豫徙沾沾然辭邑般鑒夫崔慶把滿灼戒乎桑霍而不思崔之亡也莊公拊楹而甲興霍之滅也許后病娠而毒進由是迷謬反成於怵害悖亂乃逞於杜機嗟乎不愼於善惡從違之介而過愼於生

死利害之交易言括囊藉茅詩言文王小心理異於斯形愼之道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若夫爲人臣子全生之慮過深而不卒陷大惡者幾希矣

馮宏　北燕王

綱目書燕王馮跋殂弟宏殺其太子翼自立按跋疾病命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紿翼還東宮矯詔絕內外翼及大臣並不得見跋弟中山公宏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踰東閤射殺女御跋驚怖而卒宏遂卽天王位殺翼及跋諸子百餘人則宏實懷篡逆而乘釁爲亂其未手弒跋以跋驚怖而卒耳跋之卒因驚怖射殺其女御去

射殺幾何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别此可無誅乃不歸獄於作亂以疑其君而書弒失春秋之義

檀道濟宋

宋書本紀元嘉十三年三月書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伏誅按之本書道濟傳及南史蓋朝廷疑畏其威名而領軍劉湛貪執朝權慮道濟爲異說說司徒彭城王義康以帝久疾不愈一旦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義康乃稱詔召道濟入朝因而殺之下詔暴道濟罪惡皆非其實且觀其妻向氏語以高世之勳道家所忌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而道濟奉命不形猜阻愈見恪守臣節雖嘗從徐羨之

等廢少帝而昌門之弒則所不關荆州之討率衆助順道濟何罪乃以有罪伏誅書此史臣自爲刺謬微綱目以書殺是正褒貶予奪奚足憑哉又本紀中有乖義法不可枚舉讀者詳之

楊保宗 北魏

楊保宗爲氐王武都王元子元死弟難當立保宗事之旋廢保宗而自立保宗奔魏魏以爲武都王尙公主鎭駱谷其弟文德及妻公主勸令閉險叛魏有期日矣河間公齊聞其謀誘執保宗送京師詔楊難當殺之夫保宗難當之廢主也豈得而加之戮哉不自正叛臣之誅而使難當因

以戕其廢主魏於是乎失政刑矣綱目書殺其武都王楊保宗若無罪然者以譏魏也分注但云齊誘保宗殺之於事實欠詳明而書法隱矣

彭城王義康宋

義康之獲罪也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今湛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邪而後奸入義康以帝弟擅勢專權不存君臣形迹故湛得愈益推崇驕煽文帝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以告湛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誠盡忠奉國必正色裁之而乃以不答答之湛黨輒就尚書議曹

索晉咸康末康帝舊事雖義康不知不可謂非其志也於湛乎何尤且夫爲人臣子以懿親柄大權此最傾諂奔轃之門志慮忠貞操履恭順嚴別朱紫處事制防羣小則何自而劾其技致爲所誤乎義康反是所以盛滿之際曜於劉湛而黜削之餘復蠱於孔熙先也熙先與范蔚宗謀逆使其黨法靜尼來豫章以牒書陳說圖讖云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義康不執錄以閒法靜還乃厚餉熙先非既納其邪說以俟作亂事成而迎立乎尹起莘謂未嘗與聞反計而議文帝之放廢爲甚謬矣義康有可誅之罪但旣議親免其大辟不容轉以疑似見

殺也

范蔚宗　宋

春秋之義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聖人正王法之功用而亦因乎人心之未死不然誅討雖假之記載亂臣賊子何遂禁其欲而不敢肆乎如范蔚宗在獄謂衛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范曰是也初無慚愧至市毋泣擊其頸及頰顏色不怍妻駡之但爲乾笑此之謂喪其本心故其獄中詩云好醜共一邱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視夫蹈道而死悖德而死死則已矣了不顧懼罔赦之國憲負餘

辜於重泉貽身後以惡名玷千秋之汗簡或乃以爲達者論不大謬哉夫一邱雖共郵而過首陽之墟者流連嘅慕必無假於東陵以爲好醜可齊恬然人禽無別先聖撥亂反正之道窮矣天理民彝之害亟矣噫

袁淑　徐湛之　江湛宋

春秋弑君書及者三孔父仇牧荀息傳曰此何以書賢也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元凶劭弑文帝綱目書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何以書豈亦皆曰賢乎按淑於劭之告以逆謀也力叱蕭斌之奉令正言折劭明爲天地所不容取義舍生蹈刃車

下雖古烈士何以加哉若江徐二子非所論矣湛之初則附協劉湛以母會稽公主未致大辟繼又黨於范蔚宗懼事不濟乃白其謀此素包藏逆心之人死忠必無所冀且帝欲廢太子劭與湛之及湛更議所立南平王鑠妃湛之妹湛勸立鑠隨王誕妃湛之之女湛之勸立誕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故及於禍觀其各爲身計則皆不能投軀殉國又可知矣劭入弑之旦湛之驚趨合殿北戶以未及開而遇害湛匿上省小屋以兵索得而見殺不聞有格鬬之事不聞有駡賊之言蓋欲偷生苟免而勢迫不獲耳孝武卽位與淑同謚曰忠議固未允綱目重予人以死節

書淑可也乃亦連而及之臣竊疑焉

賀弼 宋

竟陵王誕之叛也左長史王璵之嘗乘城沈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璵之曰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夫死非難處死爲難璵之盡力叛逆之主而以死殉不大謬所處乎時則誕記室參軍賀弼可爲天下後世不幸而遇所事如誕者之訓也誕初閉城拒使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庶幾竒其死所豈璵之不二心以助逆者可同日語乎

南史誣傳不錄弼事而詳瑛之守死善道何以稱焉

沈慶之宋

柳元景顏師伯之謀廢子業立義恭特作自安之計而爲逆耳慶之之發其謀。所以忠於其主也。而宋書謂因與義恭素不厚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己參懷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如慶之祇欲相陷以泄私憤。何子業狂悖日甚。憂危不復自保。蔡興宗沈文秀皆力勸圖之。而堅謝以事至固當抱忠以沒乎。卽其不以身禍不測而行廢置。則元景等連謀。自不忍於不發其事。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洵可諒也。慶之武人。目不知書。自漢魏以來以臣廢君。動援

古義。商書太甲。漢書霍光傳。爲逆臣之口實亦屢矣。而廢之率忠貞之性。雖興宗引伊霍之成大事以相慫恿。而終執爲非所能行。嗚呼慶之其魯男子之善學柳下者與。至子業及山陰公主同輦而慶之與焉然數盡言規諫尹起莘詆其旣昵之又諫之而不知惟欲盡規諫之言於昏狂而故與之昵蓋亦苦矣

宋明帝

史臣謂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廓區宇然 臣按蓋曰則成敗緣於所任殃慶餘於所積也方晉安王子勛

之即位尋陽四方皆附帝得賢如蔡興宗以叛者親戚布在宮省首建宜明罪不相及以定物情之策山陽巴陵建安又皆兄弟急難同心戮力以督劉勔吳喜諸智勇之士而始謀奉子勛者鄧琬則鄙闇貪吝大自矜遇委任羣小競爲賊禍士民忿怨中外離心袁顗則素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惟賦詩談義不能撫接諸將大失人情宿將如劉胡亦致其切齒恚恨以故立至土崩強不如弱至若子勛體自孝武爲淫亂縱欲無復人理之餘殃所會而丁靡有孑遺之數欲輔以主社稷綿祚運得乎此垣榮祖所謂今雖天下雷同正速死耳惟元嘉愛養斯民之德澤不容

遽斬而湘東克殄狂昏重安朝野寶命之集舍此而誰信斯二者居中制外之論末矣奈何帝亦自昧其繼統之原得國之本甫定洪業輒相尋於太明景和之轍猜殺勳誠忌勠同氣內肆淫汚外窮奢泰發倖縱橫民不堪命宋德告終神甸易主尚何問蒼梧之作孽哉

蕭惠開　宋

惠開與諸弟並不睦雖同產亦者嫌隙其丁父艱爲父起四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人人等分事可悲恥寺立自當悉供僧衆蓋不欲國秩下均而故耗之此耳且以多營梵宇爲父功德非蔵則陋孝子之禮寧有是耶

書曰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又曰惟孝友于兄弟孝友之情一而已矣史論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是之謂析理不通

建平王景素宋

綱目書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附以義與師之例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廢帝昱自加元服以來狂悖日甚雖詭言為李道兒子出於道路而昱每出遊行常自稱李統或自稱李郎李將軍是既自絕明帝之允不得復承劉宋之統宗室之宜聲罪致討者矣景素則徒以收譽朝野希嘗神器而為楊運長阮佃夫等所深猜忌因結才力之

士爲自防之計及誤聞京邑潰亂卽便舉兵以求逞其異志執之有辭之利無聞焉君子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

褚淵　南齊

褚淵祖秀之妹爲晉恭帝后而與弟淡之並盡心於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方便殺之及遇弒秀之兄弟亦有力焉淵以宋公主子歸心齊高帝引豫明帝顧命及廢蒼梧倡言非蕭公無以了此繼復手持璽綬詣門勸進此何黠戲爲之贊不賴舅氏遑恤國家也夫以晉姻宋出利祿榮寵亦猒所望存亡休戚宜與一體乃主弱國危權奸窺竊不思爲捍衛繼之以死而黨於逆亂成其篡弒是誠何心哉

讀史至淵祖孫之世濟其惡爲之三嘆宋元嘉末魏軍過瓜步淵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淵方年十餘甚有慚色而何卒於大無恥也蓋高帝才貌非常彼自謂早識龍顏而不顧黃羅襹之誓以就翼贊佐命之勳雖其時嘆爲門戸不幸名德不昌者有其從弟炤譏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者有劉祥斥以不知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者有沈文季百姓亦交爲謠云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而淵方得意無恤人言則羞惡之本心梏於一念之惑而漸滅盡矣可哀也哉

史林測義卷十七

臣　鄱陽許大受論

高允 北魏

書曰象刑言象天震曜殺戮而作刑也禮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言體天至公無私以用刑也夫法天之君子畏天之君子也明刑之君子愼刑之君子也高允領中書監據律評刑嘗以獄者民之命也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語雖附會倍切斜虔刑雖制中仍增兢業祿以淡泊臨以靜正一念之擾必嚴惡其聰明致其忠愛

一間之疎必戒如知報以庶尤永畏惟罰而曰我不敢斷以明威我不敢殺人以媚人我不敢鬻獄以斂貨我不敢留滯以殄匹君子之心則固不僅於此矣或問允以刑爲之餘釁推極於臯陶見執法克允猶不免宜一以輕刑爲事不幾同俗吏惑於報應之說以長奸惠惡者耶臣曰否不然胡以知其不然曰允蓋據律評刑者也

符承祖從母楊　北魏

晉王湛及其孫述初皆得癡名湛旣深通周易而述怒其子坦之將與桓溫連姻曰爾竟癡耶人蓋以其守靜守約不交當世而求闇遠故謂之癡不知不以盛滿爲憂趨附

賈禍者之爲眞癡也宦者符承祖以太后寵任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日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奴婢皆不受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强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抑當時聞之而不曰癡者或寡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三姨至殿廷其二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臣知人至此乃亦如王濟謂湛曰阿叔不癡如王導謂述曰王掾不癡矣噫何見之晚也惟知榮華在目。不覺畧攫當前。奔走權門。卒與俱滅。自古鬚眉男子。鮮不讓此姨以先幾

之哲。可慨也夫。晉史王湛傳贊曰處沖絕懿是稱奇器臣亦謂此姨爲巾幗中絕懿奇器云

齊武帝

武帝有齊之良主也嘗明大義以處勝國君臣如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太宗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戲不悖於天地不謬於聖人此物此志也夫但高帝既篡宋乃復聚族而殲使積不善之殃至宣城亦翦除其子孫遂無噍類帝時爲太子不聞一言啟諫何不忍播穢惡於所經事而忍長凶慝於所承祚者耶良足惜矣

陸超之　南齊

陸超之為晉安王子懋防閣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見殺欲囚超之還都或勸之逃超之義不孤晉安之眷端坐俟命其門生周姓者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僵王元邈厚加殯斂周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夫詛厲門生相從患難身為捍衛繼之以死固其分也彼反希賞行逆方自謂眞可以得賞矣乃賞未及而頸已折固超之之忠魂毅魄使然其實理必不爽可為炯鑒

謝朏　蕭南齊

春秋於子臣之閒極無恕辭所以厲風節而絕兩可依託之見也蕭鸞弑其君昭業謝朏弟吏部尚書瀹方與客碁聞變竟局還臥鸞復謀篡朏遺瀹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司馬溫公以二謝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與知不可謂忠而長洲陳氏謂責以大義誠是然不失爲高此說出而事人者慕其高致臣節安可問乎夫當君國變故不能隔膜視以全身遠害者雖根於天性亦畏夫清議使有高之名可託則鮮或樂於舍其生而皇皇爲國蹈湯赴火反卑之如不屑矣是眞賊害名教之論爲春秋之罪人

按朏爲宋侍中齊受禪日引枕臥不解璽惜乎高帝容之

度外不及與裴顗同見殺也後復事齊爲侍中又事梁爲司徒決裂名義爲世訕笑而不獲掩以一節之美朏之不幸也而豈朏之不幸哉不可謂忠之心有不容其矯誣以沒世者耳

魏孝文帝

孝文尙慕二帝三王之治崇儒重道養老乞言禁同姓婚終親喪禮其高迹善政史不勝書論者以躋漢文景之上周成康之中惟聽李彪而殺故太子恂寵昭儀而廢其后馮氏哀毀踰禮於文明太后之喪乃爲盛德累 臣按文明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加誅戮帝時年十餘雅

性孝謹醜穢酖毒無敢以聞況以文明多智略而思帝英察其於獻文晏駕又必有密致彌縫以絕推究之端者故帝迄於成人但知有撫養誥戒之恩而殂落之日過於哀痛力復古制終喪期年則固非忘父仇也方文正有不得以父故仇祖母之說蓋亦未明以私人而戕宗社主義與廟絕子孫不得屬而但執母不慈而子不可不孝之恒理論耳文明有宜仇之罪而帝終莫聞知哀毀盡禮帝自不失爲孝而可無深譏矣至於父子夫婦之間誠有慚德要不以掩蔚然太平之風而爲三代下不世出之主也

蕭懿 南齊

梁蕭子顯南齊書不立蕭懿傳豈以其武帝兄梁宗室自有傳而略之耶夫一代之忠臣義士必入一代之史亦殷有三仁之意至其人之存亡卽君國之所由以存亡又必著其本末於此使後人得以考焉如懿事昏狂之主恪守臣節方其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武帝以六貴盈朝禍亂將作使張宏策陳說於懿以守外藩而圖身計懿聞之色變心弗之許崔慧景之逼建康也齊主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武帝遣虞安福馳說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事不然而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及爲茹法珍等所譖賜死不叛走仰藥

之際猶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誠齊之純臣哉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苟位安朝右而不以譖見殺卽檀溪竹木久備舟裝而襄陽之兵必不起何至東昏授首齊祚旋移然則懿之存亡非卽齊之君國所由存亡者哉其盡忠節於齊其爲存亡於齊以言齊之臣子則無愧以言梁之宗室則其所遺恨也乃不立專傳於齊書而但於慧景傳附論其功盛於桓文於懿寧有慊乎於史寧有當乎

梁武帝　元帝

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六經是故明君以務學爲急學之以

求義理之當反之身以踐其實措諸家國天下裕如矣若徒從事於章句文義有同經生而不得格致誠正之益無以嚴公私邪正之介雖於義理或見形似一有旁亂者以搖其意則卽併其形似而俱遁用人行政鮮有不失而因以底於亂亡如梁武者洵可鑒也帝初篤於儒學雖萬幾多務猶卷不釋手撰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尙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數百卷其於簡策所載示以體之身心措之事業者亦旣博考而詳說矣然而政刑弛紊釁釀家邦偏聽佞倖乖錯事宜遂以招納叛臣傷缺金甌自得自失爲後世笑論者皆咎以晚溺佛道所

致而其溺於佛道則正由講逃六經之日未能信其理之在我故異教得而誘之亦佞口得而奪之也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永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至若孝元讀書萬卷圖贊宣尼而乃安忍無親幸變攘國騁智飾非沈妒害物視古聖賢之所由垂訓其身大悖雖擁圖書之富爲聽讀之勤而已懷蔑棄之心同燔燒之罪弗獲以肆窮六經補救滅亡固其宜也爲人主而觀此夫夫亦愈知學矣

袁昂　馬僊琕 梁

烈女不醮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梁與齊雖宗屬而事同革

命。為齊之臣誠可松筠等質無易歲寒之心尙至釁沐承
恩忝厠射鉤之士袁昂於東昏時守吳興梁武師至京師
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庶幾君有不道
臣不可以不忠之義而建康城平。東身詣闕。猶以武挾和
帝。以喩齊之社稷有奉耳。奈何遂委質於篡奪之朝哉。且
其啟謝有云仰屬龔行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
重是用悔於厥心生平名節掃地盡矣史稱其抗疏高祖
無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然如終似馬僊琕自託狗彘
之行何僊琕為豫州刺史武帝之東下也擁兵不附及陷
建康乃解兵歸罪帝之勞之亦如所以告昂者朕遺射鉤

卿無自外而偲琕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

史臣乃卽其能後服信夫蹈仁義則爲君子嗟乎君子而

豢養變節者哉仁義幾何不爲天下裂也

康絢　梁

梁書史臣之論康絢也附於張惠紹力戰焚門之盜馮道

根昌義之顯功魏軍之逼謂絢初從上起其功則輕及浮

山之役興而絢典其事寵進宜矣按武帝爲王足所愚以

圖壽陽一城大興工役堰塞淮水南起浮山北抵巉石築

而復潰潰而復築力役死者無數蠅蟲晝夜聲合及堰壞

之日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帝固不恤糜爛

其民而絢爲督作亦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以是而臍寵進蓋當日之僭賞耳後之說者猶以厥勞宜錄而稱之則夫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爲之殘民殄物以輔成其惡者可自負與過寇虐敵王愾同功而上亦因任以勦絕民命而不疑吁斯論之流毒酷哉

吉翂 梁

吉翂父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翂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蓋由渾然一團至性不忍見父極刑。急於求代。而聲枉於先。與獲赦於後。絕非所嘗籌及。其斯以爲孝乎。尹起莘乃責以合先辨明其父之罪苟不

能伸則死未爲晩是於其純任以天而不參以人處尙未之原也至翂謂因父取名。何辱加之。而固拒丹陽尹王志之舉充純孝。天下後世聞其風者。憮然於我之所謂榮。而彼之所謂辱。亦何樂爲僞孝子以欺世哉。劉友益以綱目書梁主赦之爲予其仁之辭 臣 則謂武帝之用其仁者未盡道也當日旣勅廷尉卿嚴加脅誘於翂以取欵實則當更令窮鞫其獄得其果被誣陷之情乃坐奸吏而赦翂父如使翂父必正刑書則卽以翂代死下不傷孝子之心上不撓國家之法置此不問而徒過矜請代之誠而行赦宥必致君臣父子之間相市爲心幸免之術日工作僞之風

曰長其道不足者其仁亦窮君子烏得而矛之

彭城王勰　任城王澄北魏

需者事之賊也而處功高震主讒搆易生之際尤宜勵勇退之節戒濡滞之譏若夫受寵紲於榮利臨陷阱以遲回則亦無幾其然耳而何稱爲清規懋德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者未嘗不仰希日鏡之明下念忘退之禍而終不如姬旦遁逃周成之朝哉臣於是歎彭城王勰牽於宣武之詔旨殷勤僶俛應命而需之爲賊大也夫道元詳于忠之譖既作蠅賦以喻懷矣韶幽守諸王於第亦惟對妻子而鬱鬱矣乃復遠引之意不能確爾卒致高肇

之誣忠而見殺於時任城王澄以擘擅權猜忌賢戚懼不自全終日昏飲陽示荒敗朝廷機要無所關豫䰟雖與之竝稱賢王而見幾明決以保其身則視之多愧

曹景宗梁

兵法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三軍心有所威乃無不用命而決勝千里司馬穰苴之爲齊將行軍勒兵申明約束誅莊賈之後至斬馳使之左驂而後士卒爭出赴戰燕晉開風而靡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也奈何慕古名將之顯功而不知能行法者其先務耶史稱景宗取建康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

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蓋由平日未嘗嚴申號令而部曲自縱其殘橫也則去穰苴之所由制勝者遠甚乃屢以戰克聞亦其幸耳後世之爲大將欲比烈於穰苴樂毅之徒其先用威後用恩使法行而樂爲致死況所以爲仁義之師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必有賴於約束嚴整乎

沈約梁

異哉蔡興宗善沈約而稱之以人倫師表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節目之大曰忠與孝約但博通羣籍能屬文耳宗族鄉黨夙譽蔑著更仕三朝喪心無恥梁武之受齊禪觀約之所嘗扣其端者一覆人邦家之利口而進生金

於姑孰且復出之其舌端何與宗識鑒乖爽乃若此耶約之病也夢齊和帝劍斷其舌臣謂其舌宜劍斷豈惟實進篡弑之謀亦以喜造謬悠之說如所撰宋書符瑞志上卷欺天誣聖此蓋千古屬文之士所必重戒陰譴者矣況史以傳信而流爲荒唐惑世之書乎

荀金龍妻劉 北魏

綱目分注梓潼太守荀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夫既大雨矣而必待懸布絹衣服乃可以得水

乎此蓋魏稱方略而不計其言之近誣耳考之魏書及北史皆作澍雨而不言大庶或可通

豫章王綜梁

綱目於綜之降魏書叛於其卒書死蓋以為梁主之子耳而實則東昏侯之子其形貌與風尚之輕薄做儻皆近似也梁主亡齊而納其母吳淑媛淑媛於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梁主七月而生綜綜長告之以實綜且據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父子之語試之而驗梁主不為綜也父者。是為綜也仇。綜去梁入魏。為東昏舉哀。服斬衰三年。天理人情。斯其庶乎。梁書南史傳其在魏不得志嘗作

聽鐘鳴悲落葉辭及託陳慶之送啟求還不免怨悔然正以魏書事或非信君子亦原其實哀其志而錄之可也

江子一　梁

南津校尉江子一欲邀截侯景於橫江以其副董桃生走而退還京師賊亦尋至夫子一爲軍主爭扼要險雖云其徒皆潰不能以一夫擊賊然必力戰而死乃告無罪及城被圍之日而後開門出戰與弟子四子五並死於敵則僅足贖前罪而謝梁主之責不然其誓志以碎身殉國豈不與韋粲張嵊沈浚並稱忠烈綱目乃錄之分注而不同彼三臣大書死之者以死義爲已晚矣惜哉

臣鄱陽計大受論

房景伯 北魏

教化之原在於躬率夫豈勉爲之於一時一事遂足以收愚民革心之效哉亦惟其誠能動物耳房景伯爲淸河太守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名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悔過叩頭流血乞還卒以孝聞按景伯少喪父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則固非爲此日之欲觀感其民乃致謹於供食之間旨甘柔滑第率就養之常愉色婉容自有深愛之發夫孰無良心怦怦然動於

其深愛者惡可已也此所以變頑悖爲孝子而閑風之下皆自見其天尙復有梗化而不愧登長吏之庭乎苟爲文貌以率其下而非有自然之感觸斯徒見其敝且勞矣胡氏管見以爲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修德臣請申其意曰修德莫要於積誠

靈后胡　北魏

或謂北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靈后胡氏誕肅宗而宣武一不循國舊制卒亡天下則襲漢武之殺鉤弋似非過舉臣曰是乃天之巧於報魏也其在漢武猶有懲於呂后而因噎廢食耳若魏更不然平文獻明

旣崩祚尤殆危而獲安且克光復大業者則皇后王氏賀氏之力也顧不念興國實於斯而以爲亡國恆於斯立此子貴母死之法乎豈產太子者無復如王如賀出其間而皆爲梟爲鴟之哲婦乎數傳以來滅倫積惡實干上天之怒天意若曰不使其國亡於一孽后之手不足伸屢朝逆戒傾城而因以加戮之冤且不使其子死於一孽后之手不足泄屢朝誕育冢嫡而反以見殺之憤胡后臨朝稱制與鄭儼李神軌徐紇等恣爲淫亂計酖肅宗天下由是土崩魚爛逆臣接踵傾其社稷乃剏始不賜死之一人華其失偏以促其亡夫誠有莫之爲而爲者矣

高乾 北魏

敬宗旣誅尒朱榮患其徒黨擁兵於外以高乾兾部豪傑使歸集鄉曲爲形援乾垂涕奉詔俄而尒朱兆入洛遷帝晉陽而弑之此誠乾宜效節之日其舉哀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豈非聲罪致討之師哉綱目書起兵信州而不書討何則以有惡於乾也惡乾迎高歡卒使歡得志天下而爲逆於魏期月之間三易其主據有晉陽舉兵犯闕謂是援尒朱以去尒朱何取乎討尒朱也故遂書以兾州迎高歡劉氏書法謂討尒朱者高歡也乾之功止於迎歡而已安得以討予之亦未明迎歡者斯正乾之罪而何功之

有況復勸歆受禪者之卽其人乎夫自奉迎以來卽已傾
心於歆雖于武帝要盟爲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之對而非
其本意則其起兵之日有爲國討賊之名而已有挈國與
賊之實此綱目惡其實因以奪其名也若於歆而書討甚
尒朱也甚尒朱之罪故雖歆而姑正其名曰討非予歆也
歆以帝詔乾反覆兩端便取乾前後密啟送帝而加天誅
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史臣評以枉濫之極莫過於此不亦
僎乎

陶宏景梁

梁之亡也禍階於納侯景景之亂也志遠於人不習戰亦

子臣無忌憚而離心則以梁不明其政刑也政刑不明者粃糠神器土苴法物治淸淨習慈悲談苦空捨身同泰大會無遮比於般樂怠敖也陶宏景曾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雖其妙解術數逆知侯景之篡在昭陽同於讖記而獨推見梁祚覆沒之由於釋旒纊而證虛無太息當時之失昭垂千古之戒非如方士之預言未兆神其占驗而已綱目以處士卒宏景而錄其詩於分注者意或在此不然南史以瑞誌附其傳末豈不謂宏景亦一好爲讖記之流哉況嘗命弟子獻圖讖飛丹於梁武夫固君子之所不齒也何乃與布衣卒黃憲

黴士卒陶潛同爲特筆之褒乎

高歡　宇文泰　北魏

天平大統之世已非元氏之魏而高氏之魏宇文氏之魏矣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者也蓋自孝武出奔而靜帝寄命於歡孝武遇酖而文帝寄命於泰東西交兵皆歡與泰擅相攻擊而此數逐君之罪彼弒君之惡亦何從辨歡泰之邪正而判其師之曲直哉閣內都督趙剛以東荆州兵赴長安於孝武入關之時是已何乃泰已行其弒逆而仍自蠻中歸於其朝且往諭賀拔勝獨孤信之嘗奔梁者皆使北還也蒲坂民敬珍謂歡廹逐乘輿天下忠義之

士皆欲剸刃於其腹而乘歡沙苑之敗起兵斷其歸路是已何乃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也蒲坂別駕薛善謂其守族兄崇禮爲歡守城將陷逆賊之誅死有餘愧是已何乃以開門納泰爲臣子歸順之節也豈見泰嘗孝武所依因以歸魏爲正（劉友益書法亦坐此誤）而不知泰且罪浮於歡尤人臣所不與共戴天乎　臣謂諸臣力如不能辨賊東西皆無可立之朝非竄伏於深山則南入於蕭梁而去歡就泰欲自附於忠義不可得矣按凡興師有名曰伐無名曰侵綱目恆於泰書伐而歡書侵其義何居疑亦文公未經更定之筆

南康王會理 梁

南史會理傳侯景徑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謀以兵誅賊臣王偉事泄偉收會理時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遥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耶然勿言梁書未記此事而綱目分注則曰卿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豈所傳聞異辭耶按會理聞侯景圍京邑治嚴入援以城陷歸鎮及景以高祖手敕名乃不忍違背棄鎮赴之亦以天子制於賊手欲身至京師圖之肘腋而潛布腹心要結壯士雖陷賊二年此志未嘗稍懈故范陽祖皓起義會理期爲內應皓敗復與柳敬禮成欽謀

誅王偉也實欲殺賊而患有所不辟之心誠可剖示天下後世轉應以此爲實錄云

李遠　周

李遠之子植在周文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謀殺護時護過惡未彰植恐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耳史故責遠以素闕義方之訓至幷見害於護則護以植付遠遠又過聽植辨不爲之所而干護怒也閔帝以入植及乙弗鳳等之譖使潛謀之事泄因被廢爲略陽公此君辱臣死之日卽信植無此謀而不能全君安望全子護且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遠尙忍坐

聽乎及偪辭窮乃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春秋傳所謂義形於色與不畏强禦者遠絕無似綱目乃以護弑其君覺而書及意者遠於鎭所開名有寧爲忠鬼不作叛臣語不以疑有變而不就徵且爲柱國大臣而護專殺之故雖處君廢弑無可與之節則亦從左氏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之義例也

北齊文宣帝

遞觀無道之朝羣小縱橫恣弄威福忠良戮逐孤立無輔政亂國危而廢弑隨之文宣受禪六七年後沈湎狂惑淫亂殘虐無復人理南朝之蒼梧東昏未有以過而得戴其

元以歸地下論者竊嘆以爲幸矣然觀其時恩倖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乃獨委政楊愔。使得總攝機衡。修敕百度。而愔又復以奬拔人才爲己任。是故朝有善政。人無逆謀。文宣之後。考終晉陽。以何能任宰相一節。有足彌縫而救挽也。夫以無道之極。罪浮獨夫。後世且欲其首懸太白以爲快。而猶以無用人之失。得全要領如此。然則惟賢與才政柄斯託遂可肆然於人上哉亦思不善之積必有餘殃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以故濟南嗣業情雖媮誠股肱而偏以猜忌親懿成其廢辱之釁致文宣之所愛深摯積曾囑常山以愼勿殺者不免以天

文告變當告晉陽也

王晞 北齊

王晞苦辭侍中不受以爲吾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此與顏延之之不幸見要人同意然苟處以延之淸儉之德官雖熱而心常冷則豈不克以自全是知非要官之能累人固憑權估寵驕淫矜侉以爲之累耳晞當日雖日思之爛熟而所以處要官之道尙未之思也不思所以處要官之道而但以易顚覆爲戒將朝廷之要職惟心富貴之人則居之寧有幸乎若晞自謂性實疎緩不堪時務而懼萬一披猖求退無所則誠可與千古切濫恩私以爲

快意恣睢之地者震聾發聵

于謹　周

或謂守文護名位素下在朝莫相率服其統理軍國以于謹對衆決策而定護得以擅威福行廢弒謹不職其咎與

按安定公殂嗣子沖弱羣公懷等夷之心各圖執政微謹立定大計幾於肇亂護親則猶子兼承顧託卒能綱紀內外撫循文武又其才地皆宜政柄所歸無如趙貴獨孤信李檦孫恆之徒終怏怏於大權之統攝而生奸謀護乃亦惕惕於羣邪之交煽而成逆節遂以一變終於大惡固非謹之所及知也謹于時位望隆重護所素敬乃如所謂加

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者不聞有一言啟譬於護而廢弑之際漢不與知殊乏矯矯風節耳武帝行養老禮以譙爲三老北面訪道譙對以納諫守信明賞罰愼言行而尹起莘謂君人大節皆不之及但以振舉乾綱權無旁落當日固有諱於道護而未嘗以此告其君也長洲陳氏乃謂言雖善而無益於時猶之延醫視疾按古方而不對其症試思武方寄命於道護之手如以羸尫之體患險惡之癰不培養元氣而遽攻其毒有不致潰決以隕厥命者乎譙固深諳治法而非同不對症之藥且其言曰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武韜藏晦匿十有餘年無一毫輕

躁之態形之辭色一旦誅鋤大慾不貽禍敗如魯昭曹髦則可謂善於用其言者胡氏管見概之以未眞得進言之益亦非確論

陳文帝

剝卦六二爻詞曰剝牀以辨辨者辨也辨上下也剝牀而及於辨則漸進以害其上之勢成矣侯安都自決秦文帝迎纂衡陽威名甚重漸用矜肆招集文武賔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朝廷檢擿則爲其淵藪而日益驕橫至借樂遊園供帳水飾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安都坐御坐賔客居群臣位志惟快己氣在陵上此剝牀以辨之象思固

象竊其巳兆乎然誘凶黨而締奸謀尙須異日亦象之所謂未有與而君子不可不早計矣非文帝乘其時之尙得悉收將帥馬仗而下詔賜死必將有不可制之患而幾剸狀以膚之災尹起莘於綱目之書殺不書誅謂帝私其扶立之功以成其驕恣則是至歸咎於不能戒諭以理乃捨而殺之斯迂儒之論矣安都而可以理諭何於高祖之嘗規其倣誕無㦟輕佻肆志者褎如充耳也如理諭而不悛然後散其賓客罷其將帥而加貶責安都其受詔乎雖欲殺之卽得而殺之乎文帝早計不使長亂如觀剝象以有得於順時而止之道非古英辟其孰能之然觀帝之爲君

頗多挾術任智不能誠以御物如聞衡陽王昌之將歸自周也召安都從容而言曰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此以餂安都也安都請自迎昌而因濟漢殞之則以功進爵又以太子伯宗之仁弱也而忌安成王頊顧謂孔奐等曰吾欲遠隆殷法鄉等宜遵此意此以餂孔奐與諸臣也奐對以安成足爲周旦不敢奉詔則稱古之遺詔卒之啟頊覬覦而行篡竊使伯宗不終其位猶衡陽不得其死孰謂作僞之不日拙哉夫天下者武帝之天下也以子昌沒於長安遺詔帝以猶子入繼大統乃因以斬其血允帝之不延厥祚蓋亦天道云

鮮于世榮北齊

齊亡之際鮮于世榮稱全節焉北齊書但云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史臣以爲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似槪伏傳末所載比于苟生田敬宣雷顯和紇奚永安及高保寧諸人而世榮不與然傳伏終於降周爲其宿衛儀同顯和開鄴城敗乃亦降焉於世榮之信能殺身成仁尙䩄之多愧世榮之節詳於北史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其有死無二非可以利誘威怵如此乃與獨孤永業之始雖慨憤而終遣子告降者同稱以國危見忠節

爲丹青簡册之所貴則亦繆矣綱目錄世榮於分注臣謂當於周主入鄴下七書執齊將鮮于世榮不屈死之以見雖世濟凶德如齊而死節之臣猶彪炳於天地之間爲後世勸也

周宣帝

宣帝傳位於童齔太子闡而出諸王就國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誠如其后父楊堅所言堅乃因以執威柄而謀篡竊此史臣諸王傳論以謂向使分命賢戚布於內外首尾相持遠近爲用雖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何后族之地能窺神器也雖然周之亡也忽焉固

由宇文氏非能代有積德以長子孫而蔑德至帝而極無
畏天之心而僭天之號狂悖淫凶靡惡不作所謂罄南山
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紀其罪者也其芟刈
本枝疎遠公族遂歸一抔之土莫託六尺之孤皆天以致
其罰而傾其器豈必執選建親賢內外夾輔以杜權奸之
常理論哉不然何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而皆弗就武
帝時齊王憲王軌等以堅相貌非常請早除之帝不從曰
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是誠天命有在藉手以報也

蕭摩訶　陳

蕭摩訶驍勇絕倫嘗單騎出戰莫有當者觀鍾山之救侯

安都秦郡之殪西域敵時有關張之名良不虛也然而長算遠略惜其有言未見用耳如從吳明徹兵薄呂梁閘周王軌結長圍連鏁於下流以遏其歸路請乘其城尙未立水路未斷而擊之使非明徹剛愎不從何至腹背受困束手就縛哉又隋賀若弼懸軍深入至於鍾山摩訶請乘其營壘塹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使非後主玩寇不從何至隋軍大至而陳之將卒支離潰散無所用力哉摩訶言雖不用則非勇而無謀亦可見矣史臣評其氣冠三軍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按之列傳似爲矛盾

乾華陳

後主與宰輔江總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縱酒賦詩嬉
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大厦之將焚也章華上書極諫胡氏
管見譬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夫使爲公卿者盡輔弼之
道居諫爭者勵蹇諤之節則誠不可越職以沽直聲不然
知國將亡而不冀一言以悟主豈凡爲人臣之義乎華嘗
除大市令而辭以疾。則既奉身。何妨卷舌。乃復危言弗顧
者。亦激於忠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耳。若謂以無關見
擯。鬱鬱不得志而發。夫鬱鬱不得志之人而爲誹謗怨懟
之辭。則可罪。如華之切直以繩其君之過。以申生平立朝
自效之志。亦可以無惡矣。史雖以附傅縡傳末然視縡嘗

負才使氣陵侮人物因繫獄憤恚上書而見殺者未可同日語也

江總　陳

宰相之職毗輔一人進退百官惟能格君心之非放鄭聲遠佞人庶允朝望也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安覩其君有內寵外嬖之惑而不能救彼雖以布強國庇民之治爲功論者猶以釀豎貂胥童之亂爲罪況若江總至德之世當權任宰乃不持政務日導後主爲淫麗之文酒色之樂而同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號爲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及隋軍壓境又爲施文慶賢

動游說後主阻其出兵遂至於滅總蓋罪魁首輩何誅乎
隋文之滅陳也五佞戮四罪投而拜總爲上開府失刑甚
矣至稱其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
則又史臣之謬也　孝穆雖諧媚殊乏清規沈湎荒廢豈持
大體習尚浮艷有乖風雅何取厭人心於忘思縱欲之朝
而不明小雅師尹具瞻之刺哉